

蔡 菁 著

太阳下的梦

一个记者的采访思索



太阳下的梦

——一个记者的采访思索

蔡 菁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102号

责任编辑: 门 睿

责任校对: 小 惠

封面设计: 王 艺

太 阳 下 的 梦

TAI YANG XIA DE MENG

蔡 菁 编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虎坊桥福州馆前街6号)

新华书店北京科技发行所经销

北京仰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9.625印张 210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 7-80036-662-6/G·158 定价: 4.40元



蔡菁在书斋

自幼就迷上文学，以至后来在国家、省报报刊上发表了科幻小说《绿色的尸体》、《小画家的奇遇》、《地心飞船》、《礁岛魔鬼》，报告文学集《心灵的窗口——一个记者的采访手记》等文学作品。

或许新闻和文学是一对姊妹，一个偶然的机会，又莽莽撞撞地闯进新闻天地，作为新闻记者、编辑，每日常以爬格子为乐，并乐此不疲。这里是作者的另一本报告文学、通讯集，通过生活画面闪现哲理，祈望读者笑纳。

作者于金秋收获季节

序

刘振华

一切现有的语言和文字都不足以表述在思维活动过程的感觉与感受状态。例如品酒，不管是多么高明的品酒大师也不可能真切而详尽地阐说那惟妙惟肖的口感与享受。感受是神奇的，它“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我努力捕捉对蔡菁这本书的感受，并且想尽量准确地加以说明。但这很艰难。因为……“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说几句捧场的话或者……那是再容易不过了，可我从来不愿意这样做。在过去为朋友所写的序言中也从来没这样做过，但他一再说二十年前就读过我的小说，算是早有神交；而且我喜欢他的谈吐坦荡而真诚，态度自信而谦逊，所以我应该好好思索他的作品。

读蔡菁这部集子的手稿时我恍惚觉得到社会上逛了一趟，观光了众多的十分生疏以及曾似相识的场景：有风光秀丽的银杏之乡，有庄严神圣的法庭，有风尘扑扑的煤海，竟也有当年醉煞刘邦的酒家……从四面八方送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信息；这些故事中，有平凡的，有庄严的和崇高的，更有滑稽的和怪诞的，纷繁而荒芜，构成了一卷现实生活大展览图画——梦境一样的图画！

这不是感受，不是对这部集子所描绘的五光十色的生活

画面的大致概括。

蔡菁并不使用多少耀眼或刺眼颜料；像速写像白描或者像水墨。这些“演员”不需要化妆，这些“盆景”不需要修剪。存天然之俊秀而羞于脂粉，不怕露拙也无意取巧。站在婆婆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位媳妇，她不以俏丽取胜，而是凭她的年华。这便是蔡青笔下文气或称文风。——这也不是感受，而是对蔡菁文章印象思索。

在读蔡菁的上一个集子《心灵的窗口》时，使我从那一片“窗口”中窥见到一群现实生活中众生相，亲近地感到人们为生命和生活的勃发而喘息不定：有为民族的也有为一己的。作者兴致勃勃地写了自己的“一个记者的手记”。但未到此罢休，于是他开始了“一个记者的思索”，思索那些崇高的喘息和卑鄙的喘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唔！原来都是“梦”，而且是“太阳下的梦”。于是我想，梦是做梦人依照自我意象描绘图象的。现代西方人学家认为：他们那个世界里的人已经不是往年面临民族危亡和人类出路艰难时期那样对社会群体的担忧，现代社会人类的群体意识已经日趋于并逐渐转化为个体的幸福与享受。这种状况与我们有些类似。一群一群的人们已经不再是战乱年代时担忧国家民族的沦亡并为之浴血奋战。于是有了各种各样的“梦”，五花八门的“梦”。梦见了什么？生命的崇高以及欲望的卑劣。因而就有了壮烈的美好的梦和丑恶的昏噩的梦。

蔡菁说他自己做过很多很多的梦，少年时曾做过“作家梦”。什么是作家？作家是“作品”。蔡菁不是在一本一本的创作吗？善良人的梦想总是伟大的。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日谨记

目 录

序.....	刘振华
徒步采访长征路的罗开富印象.....	(1)
访《大决战——淮海战役》首席导演蔡继渭.....	(9)
他演邓小平.....	(12)
艺术从生活中来.....	(15)
访银幕下的“蒋介石”.....	(19)
巾帼须眉佟韶音.....	(21)
访画家张立辰.....	(25)
记徐州籍导演孟洪峰.....	(29)
血案发生在清晨.....	(32)
在神秘的死亡中侦察.....	(39)
走向刑场的金钱梦.....	(46)
奇迹的创造者铁人韩玉亭.....	(52)
心系矿山一片情.....	(64)
大鹏展翅.....	(79)
铮铮铁骨胡可忠.....	(88)

沛公酒的传说与今朝·····	(101)
银杏之乡的曙光·····	(117)
再访权江·····	(128)
三部曲与双向交流·····	(135)
跋涉者之歌·····	(142)
双楼港一颗璀璨的明珠·····	(148)
情系2000名学生·····	(155)
铁法官石胜祥·····	(162)
永远鲜艳的红旗·····	(168)
实干兴邦的徐厚增·····	(173)
高飞的头雁汤继斌·····	(179)
帅才的凝聚力·····	(189)
邵明云重新担任厂长以后·····	(199)
拥抱太阳情更浓·····	(208)
在困难面前崛起·····	(215)
创业路上的新星·····	(221)
转换经营机制的魅力·····	(231)
闪光的创业路·····	(238)
狂风暴雨见精神·····	(245)
爱心谱写的壮歌·····	(251)
把消费者的利益挂在心上·····	(258)
啊，快节奏·····	(261)
老马识途·····	(266)
潘学勇和他的女子举重队·····	(270)
“经济卫士”王远奎·····	(273)
硬气功师安在峰印象·····	(275)

黄河故道的骄子·····	(279)
成功的市场角色蔡建强·····	(281)
（附录）谈改进经济人物专题性报道·····	(286)
后记·····	(294)

题记

一位日本的著名记者加藤千洋描写罗开富说：“在中国，不，在世界上今天用‘脚’长途采访的记者，可说就是他了。”

徒步采访长征路的罗开富印象

做人应该有颗正直善良的心，多给他人以温暖。

爬高寒缺氧的雪山，需要很大的肺活量；过茫茫无际荒无人烟的草地，需要很强的耐久力；长期熬夜劳作，更需要一副强健的筋骨，这些我都有，都是在家乡的水中练就的。我家乡的水的确有独特的精神、独特的韵味！

——摘自罗开富的采访笔记

早就听说《经济日报》有位“世界级”的著名记者，他叫罗开富。

那是1984年至1985年，罗开富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路徒步二万五千里采访，《经济日报》头版每日发表他采写的花边新闻，一年多来，他写下36万字的《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闻名天下。从此，“罗开富”的名字，像一座巍巍璀璨的灯塔，高高矗立在我的心头。

“罗开富”，我心中的楷模。他，才华出众，胆略过人，

决策果断。他那坚韧不拔的毅力，他那战胜困难顽强不屈的精神，时刻都在激励着我，以至每当我在工作中碰到困难的时候，每当我在生活中碰到不顺心事的时候，每当我在夜晚“爬格子”疲倦、正想偷懒的时候……常常想起这位刚直不阿的同行，便陡然增加了勇气和力量。

一年前，着手在北京出版我采写的通讯和报告文学集《心灵的窗口——一个记者的采访手记》一书时，请他题词。当时，我曾认为，眼下罗开富是国务院主办的中央级大报《经济日报》的副总编辑，不是当年《经济日报》在云南记者站的一名普通记者，身负重任，工作繁忙，人家还会理会一个地方记者吗？

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轻轻叩响了罗开富的家门。他，高高的身材，虽然干瘦，却显得十分结实干练。他，穿一件白色的衬衣，戴着眼镜，神采奕奕，脸上带着和蔼的笑谑，让我这个陌生人进屋，让座，从电冰箱内拿出冷饮，给我斟了满满的一杯，象是久别重逢的挚友，丝毫没有大报总编的架子。

罗总询问了我旅途情况，寒暄一阵后，也许罗总看出我的疑虑，便说：“我是从基层上来的，我理解基层记者的甘苦，你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说……”短短的一席话，温暖我的心，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我请罗总为书题词，他答应了。罗总说他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一星期后结束，今天下午是周末放假，他并且向我介绍了现今北京人的习惯，叮嘱在北京要注意什么等等。

没想到，半月后，我就收到罗总亲笔题写的二张内容相同的题词供我选用。他还在附信中说：“……虽然我水平不

高，写不好，可我想还是应该满足您的愿望，为您的那本书题了词……”

坦诚，热情，友谊为我们架起桥梁，以后，我们时有书信来往，我为有这样一位好师长而庆幸。

今年初，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下午，我来到了罗总的办公室，带着我刚刚出版的《心灵的窗口——一个记者的采访手记》一书赠给罗总，请他指教。

罗总前天刚从云南老区采访归来，春节都是在外地渡过的。今天上午罗总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一个会议，中午在报社草草吃了中午饭，下午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要审阅四个版面的清样，秘书不时送来文件让他签阅，桌上的二台电话轮番让他接话，工作人员拿来加班费和出差单据让他签字……我在一旁的沙发上，看着罗总忙碌的景象，从内心发出一句感叹，“即使周末，这位老总也不轻松啊……”

下午4点半，罗总要给报社编辑、记者传达国务院会议精神，我留在他的办公室内和秘书攀谈起来，进一步了解到罗总的为人和当年他采访长征路上的点滴情况。

罗开富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贫农家庭，父母都是没文化的老实巴脚淳朴农民。7岁时家乡解放，穷人不用交租了，他也高高兴兴地上了学堂。然而，旧社会给穷人造成的窘迫境况还未根本改变。家里有了读书人，交学费，买书本，添文具之类的费用，无疑又增添了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不致于中途辍学，他沿用祖祖辈辈的老法子——每天一放学，就下河摸螺蛳，第二天赶早去集上卖。为了摸得更多螺蛳和河蚌，他闯急流，钻旋涡，潜深河，为防万一，他邀上两个小伙伴同往，下河之前先在身上捆根麻绳，拴在岸上的桑

树墩上，一人潜水两人在岸上数数，如数到“150”，还不见上来，就赶忙拽住绳子往上拉。有一次他被急流卷入旋涡，脚也抽筋了，多亏小伙伴们及时拉绳，才保住了性命。虽然被水呛得脸发青，手中的两只大河蚌却没丢，其中一只还剖出了一颗珍珠。他挣的钱除了补贴家用，偶尔还能余上二三分买早点吃，免得边咽口水边听课。他初步懂得了克服困难最有效的办法是自己动手。

他读完了中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他曾任统计员，班长，排长，他所在的部队参加修建杭（州）长（兴）铁路，他那个连担负架一座桥，下深井筑桥墩，往下六七米遇上障碍，得派人下水排障，谁下？连潜水衣也没有！罗开富自告奋勇要下。“你能行？”连长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有点不放心，罗开富说：“没事！怕水还能是湖州人？”他接过班长拿来的酒咕嘟咕嘟喝了几口，就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桥架好了，罗开富荣立了三等功，战友们夸他好本领，罗开富自豪地一笑：“如今有胆敢下水，全靠当年家乡水！”

早在1964年，罗开富在部队某师政治部时，就担任过新闻干事。后来，又在铁道兵报社当了三年编辑，而后转业到云南外贸局工作了近10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终于操起了新闻旧业，于1978年到了《财贸战线报》。再后来，随着《财贸战线报》变为《中国财贸报》，《经济日报》，他一直是报社驻云南记者站的记者。

作为一名入党多年的新闻战士，罗开富坚持党性原则，用笔杆子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向不正之风作了有力的斗争，他曾通过内参反映过云南省有关负责人批条子买云烟的问题，受到胡耀邦、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中纪委派

人调查，使有关人员受到教育，作了检查。他能够坚持原则，不怕打击报复，具有新闻记者的高尚品德。他采写的云南外贸部门拒收农民的“水台”的报道，批评了云南省有关部门的领导，有关人员对他施加压力，有人甚至扬言要逮捕他。但他顶住了压力，坚持向中央和报社反映情况。后来，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中纪委派调查组调查，肯定他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他经常深入山区采访，手脚曾被冻伤，也曾深入到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夜宿“猫耳洞”，在丛山峻岭中奔波采访。

长征是中国革命的伟绩。美国《纽约时报》前副总编辑索尔兹伯76岁高龄还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坐汽车和飞机沿着长征路线采访了二个月，准备写一部有关红军长征的书。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记者循着这条可歌可泣的历史轨迹进行深入细致的采访报道。被人们誉为“真正的干人”罗开富实践了，他一个人一步一步走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用新闻形式再现当年红军伟大的长征，从而填补了历史上没有报纸对红军作系统的真实报道的空白。也反击了当年反动派在报纸上对红军长征的污蔑和歪曲，同时，再现长征历史的新闻，给今天进行四化新长征的人们以启示，从中吸取勇气、力量和智慧。

1984年10月16日傍晚，是罗开富终生难忘的日子，他从中学时代就萌生看看红军路的宿愿终于实现了，那天傍晚，天空下着蒙蒙细雨，罗开富背着笔记本，照像机，指南针，望远镜，电报纸，党史资料，手电筒等30多斤重的资料和日常用具，从江西瑞金出发了，50年前的这一天，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纵队的部分人马也是从这里迈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的。

伴随着罗开富的脚步，生动而有内容的稿件源源而来，越来越多的读者一拿到当天的《经济日报》，目光便首先投向一版那块别具特色的专栏，人们从中看到一幕幕历史，一幅幅现状，听到了喜悦的倾诉和急切的呼吁。

罗开富登上征程的第二天，他脚上就打了血泡，深山老林难找医生，他只能自己擦点药，包上一块小纱布，走不多远，就磨脱了，袜子和血肉粘连在一起，痛得他难以忍受。第四天，翻过祁录山时，由于伤口的感染，两条腿都肿了，如果休息一天，第二天很难补上，因为每天必须至少走完70多里路，才能按计划准时到达终点，他只好用口罩把伤口包扎紧，咬着牙继续他的长征路。

在广西两千多米高的飞鸟难见的老山界上，他累饿交加，饥不择食，只好吞吃随身带的罗汉果止咳冲剂，速效感冒片和生姜晶，只剩下一包酵母片不敢吃掉。

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他曾落进汹涌翻滚的倒流河中，在草地深处，曾三次陷进深泥潭，有时赶夜路还要与野兽搏斗。他常常碰上雨雪冰凌，路上摔伤，滚石砸伤，滑坡扭伤，屡见不鲜。

乌蒙山区的山路，差不多总是泥泞，上山时，心脏猛烈地跳动，大口喘息，汗水一层一层地湿透衣裤，但路稍一平缓，冷风吹来，又要赶紧把脱下的羽绒服裹紧，下山路滑，精神十分紧张，一个趔趄一身汗，一步踩滑，就被摔伤。他的腿挫伤过，一下坡就疼痛不已。等傍晚到了目的地，浑身一放松，疲劳立即袭来，连话都不愿说，凉湿的内衣紧贴身上寒噤阵阵。

最严重的一次是1984年12月20日，那天冰封雪冻，贵州

黎平等四县交通全部中断，邮电线路也被冻封，罗开富的膝关节也摔肿了。为了按时到达红军的宿营地，他还得赶90多里。由于这段全是冰凌封冻，一步三滑，夜里十点钟赶到高洋寨时，全身摔得都是伤，照像机也摔烂了，左腿小排骨骨折。骨折也没有使罗开富屈服，开始由向导架着走，后来稍好，扶着走，拄着拐杖往前走。

在漫长而又艰险的途中，罗开富染上了疥疮，痢疾，得过胆囊炎，犯过肝病，老胃病多次发作。罗开富，有马不骑，有车不乘，坚持以红军战士为榜样，亲身体会当年红军徒步行军的艰辛，历经一年零三天，于1985年10月19日按时抵达陕北关旗，完成壮举。

罗总开完会推门进来，看见我和秘书谈得兴致正浓，十分热烈，他也异常激动。

罗总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万里长征，抵达陕甘，迎来今天，多么不易啊！长征路上，30万英雄汇成三大主力的红军铁流，冲破了人世间与自然界的一切阻挡，在途中倒下了20多万人，仅剩下了3万多人。他说，他这次徒步采访长征路，采访了1200多人，用了12本采访笔记本，拍摄上千幅照片，在368个日日夜夜中，没有红军老战士和全国人民的鼓励，没有沿途党政军领导部门的关怀，没有490多位各族向导风雨相伴患难与共，没有《经济日报》领导和编辑部同志们的全力支持，是不可能走完长征路，更不可能每天发稿。

他说，他徒步采访长征路时，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他上午7点起床，7点半吃饭，然后去附近邮电局打电报发稿，随后就上路，中午他在沿路老乡家吃饭，这是绝好的采访机会。下午继续步行到日落。晚上7点左右在老乡家边吃

饭边采访，他一般是在夜深人静11点开始写稿，常写到凌晨两点多才睡觉。他说，睡眠不足。

夜幕浓重，天色不早，当我起身告辞罗总时，他送给我一只红色的笔筒作纪念，感慨尤深地说：“‘春蚕到死丝方尽’，‘成功背后泪多少’。做人要正直，胸中有理想。”

理想是灵魂，是力量，是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有了它，干什么事情都有信心，当记者才可能成为人民的“太史公”。罗总的话，情真意切，充满哲理，我在回来的路上细细地咀嚼和品味。